

关于为人文及其他

——诗集《绽放心灵的光芒》编撰感言

□陈化明

时光流转，
岁入甲辰，象征吉
祥的龙年悄然降临。

新年刚过，齐鲁大地瑞
雪飘飘。偶尔响起的爆竹声
中，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的签名著作，流畅
的“2024·春”字，给即将消融
的冬寒增添了几分暖意。《永
远有多远》是其中一部中篇小
说集的书名，诗意的标题给人
们搭建起深邃的思维空间，不
禁想起唐代诗圣的名言：“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著
名士大夫叔孙豹首创为人文
的“三不朽”之说，把立德、
立身、立言，作为不朽之盛
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在一所大学举办的文学
沙龙活动中，有学生
问：“老师，你说现

在的稿费那么低，为什么有
的作家还在坚持写作呢？”

一位教授赞道：“这位同
学问得好，提出了一个看似简
单却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有
同样一个问题也值得同学们
思考：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
知道早晚是要死的，为什么
还要努力活着呢？”

座谈现场，我被师生们
认真而有趣的对话所吸引，
蓦然想起《论语·先知篇》里
的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

是啊，人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生存的法
则和生活的意义。这其中既有
顺其自然的七情六欲，更有
负重前行的责任义务。著名
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
也给了读者深刻的启迪：无论
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处于顺境
还是逆境，好好活着都是人类
永恒的话题，只要他存在，就

会有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
寻。所以作家的创作，不仅
是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与自
然）关系的艺术描述，更是对
真与善的美好向往，对理想事
物的执着追求。古今中外，一
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会因
为名利而中断或者强迫写作，
尽管初衷也许与名利有关。
这就不难理解，路遥为了完
成《平凡的世界》，不惜舍弃
身家性命；众多文学巨匠宁
愿忍受穷困潦倒、历经磨难
而不悔，甚至付出生命的代
价，给人类留下了用金钱难以
估量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有一个时代是评论家们难以
回避的，即20世纪70年代末
至80年代。伴随着政治和经
济社会的改革开放，文艺复兴
的序幕也随之启动。那是一个
文化启蒙、思想解放的年

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
无数青少年怀揣探索和求知
的欲望，脚下有根，眼里有光，
如饥似渴地描绘宏伟蓝图，放
飞五彩缤纷的向往……一顶
诗人的桂冠可以收获一场爱
情，一篇动人的文字可以成
就美好人生……

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步入
社会，不乏书生意气。心中的
文学情结、家国情怀像一束
光，照亮了此后漫长的人生岁
月，遂把日常所见所闻、所思
所想形成文字，陆陆续续竟达
百万之多，见诸数十家报刊，
也有幸结识了许多德才兼备
的编辑记者，受益匪浅。收入
本书的作品，既有青年时代的
情感抒发，也有中年之后的思
想沉淀。虽然大部分在报刊
发表过，有的做了些许修改，
但因水平所限，并不尽如人
意。有的（诗书画）内容相近

而书家风格不
同，所以一并收入，
以供读者品鉴，并提出
宝贵的建议。

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在
习文著书的过程中，得到省内
外部分作家、美术家、书法家、
摄影家以及众多良师益友的
协助支持，其格局之大、境界
之高令人敬佩，没齿难忘。

“清光满院恩情见，寒色
临门笑语谐。”春秋冬夏，雨雪
风霜，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真诚
感谢关心我成长与创作的领
导、同事，感谢正直善良的文朋
诗友、亲朋好友，是你们的深情
陪伴与鼓励，才有了这些思想
的结晶和人生感悟的升华，才
可以《绽放心灵的光芒》……
因此这本小书的问世，同时
也伴随着我诚挚地祝福：
愿心想事成，祈岁月
静好！

春来金黄满篱院

□孙浩

春来，我又一次站在姥爷屋后的篱
院里，眼前是洋溢着笑脸
的一片金黄，这也是姥爷
辛苦耕耘一生的地方。

姥爷已在这儿躺了七
个春秋，没有碑刻，没有坟
莹，只有晨霜晚露，朝霞暮
阳。姥爷生前埋头苦干，带
头致富，身后甘于无闻，归
于田园。

姥爷走了，留下这一篱
院的油菜，也给我留下了无
尽的温馨追忆。在某个微
风和煦、恬静优雅的午后，
在某个街巷寂寥、人迹罕寻
的黄昏，载着往事的溪流常
常会在我的心田浸润流淌。

一阵清脆的车铃声，踏
着时光的流韵向耳畔飘
来。那时我刚上初中，学校
就在镇上。

每次去学校，我都要舍
近求远地从这片开满金黄
的篱院经过。有时我一眼
就望见在菜花丛中查看长
势的姥爷，有时却遍寻不
见，我也不气馁，只是把自
行车停好，又腰站在路边等
待，很快熟悉的有些佝偻的
身影便出现在眼前。不出
所料，姥爷正在油菜丛里俯
身拔草。

得胜的猫儿欢似虎。
“姥爷！”我蹦着跳着往油
菜深处跑去。姥爷不

心疼被我踩坏的油菜，却连
声嘱咐我，“小心小心，别刺
了手！”我哪管这些，等到了
姥爷跟前，早已遍“手”鳞
伤。姥爷就捻点土，给我按
上，他这是用土法子给我治
伤。

我们爷俩一前一后从
油菜丛出来，坐在地头唠校
园生活，唠世故家常。

姥爷起了烟瘾，就拿
出烟袋，吧嗒几口。烟雾
在地头弥漫，我一时竟分
不清闻到的是烟叶味还是
油菜香。

姥爷从不问我的成绩，
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
我的学习。我常常笑姥爷这
是“欲擒故纵”。临别时，我
给姥爷背了一篇文言文，是
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
趣》。当我背到“昂首观之，
项为之强”时，姥爷竟也扭
了扭脖子。“莫非姥爷听懂
了，还是只是巧合？”这个谜
底我最终还是没解开。

有时考得差了，我就专
程来油菜地找姥爷哭诉，姥
爷不急不忙，只笑语盈盈地
拿种地的体会开导我，“娃
儿，以前水利条件差，种地，
就是看天吃饭。我每年都
尽力耕种，把农活干得漂漂
亮亮的。但有时‘天公不作
美’，仍然会歉收。可我心
里坦然无愧呀！再说，凡事

就是应该先尽最大努力，至
于结果如何，天道总归是酬
勤的！”

我于是释然了，“不必
在乎一时的得失。只要努
力了，收获就是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

望着遍地洋溢着笑脸
的油菜花，我脱了鞋袜，撒
开脚丫子围着油菜地跑起
来，直跑得额头上沁出细细
的汗珠，才搂着近前的一株
油菜花仰面躺下。丝丝缕
缕的油菜香钻进我的鼻孔，
使我浑身舒畅，不禁对着蓝
天大喊起来，“苦心人，天不
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吞吴！”

每逢此时，姥爷就静静
地坐在地头看着我，一边抽
烟，一边微笑。

这油菜地，这乡间小
道，给我留下多少温情的
回忆。

而今，呆立在篱院，只
有泪眼模糊，只有悼思满
怀。在村子里，姥爷是公认
的德高望重、誉高齐天。

姥爷既不是村镇干部，
也不是富商巨贾，为何能有
如此高的号召力？全凭他
正直处事，清白做人。姥爷
的父亲离世得早，为了生
计，姥爷自幼离家学艺。他
最擅长的是泥瓦活，附近的
人家只要有盖房子的，都会

请姥爷去。姥爷就专挑那
些生计困苦的后生跟着他
去，既能吃饱肚子，又能学
到技艺。姥爷带着他的班
底走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
经他盖的房子也遍布
十里八乡。姥爷盖房子，
从不“磨洋工”，也从不给
主家提要求，他一心只把活
儿干漂亮。

春来，姥爷最爱躺在篱
院旁的藤椅上小憩。他喜
欢这片油菜花，这片油菜花
常常能让他身心舒畅。

那时，我们表兄弟都还
小，也爱在屋后玩耍。我们
摔方宝（儿童游戏），荡秋
千，但毕竟年幼，不知亲爱
忍让，玩不多时，就吵起来。
相持不下时，就找姥爷评理。
孙子说孙子有理，外孙说外
孙有理。有时说得兴起，我
甚至要把嘴巴埋进姥爷的
耳朵里。姥爷可犯了难：手
心手背都是肉，怎么办？各
打五十大板吗？也不妥。姥
爷只好叹一口气，摇着蒲扇
走进他心爱的油菜地。我们
也跟着进去，扑蝶拈花，不
知不觉已忘却了争执的烦恼。

多少次我辗转难眠，向
沉沉夜幕伸出双手，却什
么也抓不住，捧回来的只是
一片蘸满忧伤的星辉。垂
泪时，姥爷的身影就在婆
娑的泪眼外；遥望时，姥

爷的笑容就定格
在油菜地的那片金
黄里。

“高盖山头日影微，黄
昏独立宿禽稀。林间滴酒
空垂泪，不见叮咛嘱早归。”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
梦。梦里，姥爷家偌大的院
子空空荡荡。我正疑惑：姥
爷去哪儿啦？这时，大门
“吱呀”一声开了，是姥爷。
他挨个屋里看了一遍，又急
匆匆地迈出大门。

我忙跑过去叫住他，
“姥爷，您去哪儿？”

姥爷微笑着：“我想你
们了，回家来看看，我看吃
的喝的都有，地里活也忙完
了，就放心了……”话未说
完，姥爷就住屋后走。

我猛奔到屋后，却见姥
爷已经走进了篱院。他边
朝前走，边把身子埋进油菜
丛，嗅嗅这朵，摸摸那朵。
我尽力去追，却总也追不
上。无奈之下，我只能冲着
姥爷的背影大喊，“姥爷，等
等我！等等我！”一梦醒来，
呆坐床头，泪水满襟。

人，在现实中；魂，却依
然锁在金黄满地的梦境里。
残阳西隐。

我多么希望姥爷此刻
仍躺在藤椅上，一脸的安
恬，一脸的慈祥，依旧
守着他的那片金黄。